

3、能睡懒觉的时候就不要太早起床

这两年来，王苟已经彻底克服了睡懒觉的坏毛病。只可惜叫醒他的不是梦想，而是会自然醒来的年纪。

少年酣睡，实乃人生最大的乐事。

中年面试，就不那么令人愉快了。接下来的几个白天，王苟都在不愉快中度过。虽然是工程师出身，也算是有技术的人。不过小地方老国企学到的那点微末道行，早就被时代远远的抛下，根本不算是核心竞争力。

这和预想的其实差不多，蹉跎几年之后，再想吃技术饭拿到高薪，多少有一点自欺欺人。作为一条丧家之犬，王狗从来到江宁那一刻起就把自尊放的很低，工科生的倔强在没手艺的时候一文不值。

迫于无奈的他觉得自己口才不错，也许还能转行当个销售。花了半个上午重新打造一份简历，根据过去的工作经历，一通胡乱编排之下，半真半假的俨然成了一位拥有工程背景的商业精英。

这个世界最大的无趣在于，真实的经历难以获得一个简单机会，虚假的包装常常名利双收。新的简历出炉，很快就在手机软件上得到了面试邀约，还是一直向往的大厂。狗师傅在心里默默告诉自己，只要释放他的天性，正常发挥吹牛的本领，这销售经理的职位定能手到擒来。

不知道是才华过人，还是这一次幸运女神终于对他垂青。下午的视频面试，狗师傅先唬人力，后斩销售总监，洋洋洒洒两个小时，口若悬河，神采飞扬。这位女总监甚至直接暗示他，明天上午来公司见一趟老板，走完面试的流程，就可以准备尽快来上班了。

王狗一遍又一遍的看着销售经理的岗位介绍，月薪比以前高了几千，还有额外提成。幸福来得太突然，让他不知所措。拿起手机，想跟母亲分享一下这个好消息，但总觉得事情还未定论，干脆等明天再说。

晚上的补习还是一如既往。倒是林榕对狗老师的崇拜之情越来越甚，他觉得这位八尺大汉不仅头脑灵光，更颇有古仁侠之风。课程结束，男孩依旧缠着不放，问他曾经工作的故事。

即将改变命运的中年男子开口就是：“我是一名骄傲的工程师”。话一出口，觉得心里膈应，这个牛今天实在吹不下去，转而改口：“这些东西说了你也不懂，

还是好好学习吧”。没想到林榕突然郑重的看着王苟，说道：“狗老师，跟你学好数学，以后我也要当工程师”。

此时此刻，狗某人突然觉得这个矮小的男孩变得比自己更高大，他低下了头，缓缓沉吟道：“工程师建设祖国，最酷”。

话音未落，店外炸开一声春雷，终止了二人的谈话。时节已至雨水，林身堂觉得天色不妙，赶紧先骑电动车将林榕送去过夜，以免暴雨难行。王狗把一楼的灯熄了，表示店已打烊，又爬回楼上思考自己的人生大事。

这天下间的事业，很难有贵贱之分，更多时候不过是个人的喜好与偏见。这种道理他不会不明白，虽然由衷的为自己这个好徒弟感到欣慰，但也没办法听了几句童言稚语就放弃赚钱的机会，因为今天困窘交迫，没有选择。

躺在床上的他，更担心的是哪天真的入职了，吹的牛皮一个被一个的戳穿，再被人扫地出门，那才是颜面尽失——毕竟见过应酬不见得就会应酬，当过客户更不见得就能搞定客户。

.....

江宁的时令要比南国故乡准确得多，年后的第一场雨在雨水当天来得又快又急。城中村民房小阁楼上，本就思虑繁杂的王苟今夜睡的更浅。天还未亮，就已经醒来。

这一点上，他着实有点看不起自己，男人理应胸怀坦荡，不能心事太重。

窗外春雨新停，四周俱寂。虽然大学4年在这里生活，但却没有过这样早的清晨。看了一眼手机，才不到5点就已睡意全无，索性出去走走。楼下一片漆黑，狗兄弟打开手机借微光视路，不敢太过打扰隐藏在黑暗中的林身堂，将推拉门的声音尽量控制，蹑手蹑脚的溜出了店外。

路上还是灰蒙蒙的，好在这些天王狗更加熟悉了这一带，就跟着感觉随便转悠。近两年环境治理确实有些成效，空气湿润，还带有一点淡淡的青草味。虽然还有春寒，但这种体感令人舒适，仿佛忘掉了现实烦恼，回到了儿时的自然状态。他不自觉的吹起了口哨，那是记忆深处祖父常哼唱的歌谣：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，一直通往迷雾的远方……

人在放松下来的时候其实跟虫子没什么差别，潜意识里都是趋光的。王狗一边吹着口哨一边朝着城村交界有路灯的方向走去，正惬意间踢到了什么东西，路

上好像躺着一个人。

赶忙拿出手机照明，这一看吓坏了狗兄弟。衣着红裙，浑身浸润，瞳孔放大，赫然一具女尸！旁边水泥路面，还有彩色油漆铺写的四个大字“春花雨下”，显然是一起谋杀。

王狗强装镇定，学习电视剧里的动作，在鼻息前一探。确定没有呼吸，这才瘫坐在地，把相关的三位数电话打了个遍。最终应警官的要求，确认自身安全的情况下不要离开目击地，只好在此等候。

他一面感受到巨大的恐惧，另一面又难耐强烈的好奇心。自己应该是除了凶手和遇害者之外的第一目击者：这名女子打扮精致，为什么会在半夜出现在城乡结合部的这里？“春花雨下”必定是凶手留下的，到底有什么含义？

很快，案发现场被围挡保护起来，王狗同志也被专车带走。之前的思考并非没有意义，作为第一目击者，其实也是眼下的第一嫌疑人，一下车就被搜走了手机，带到小房间进行了一系列的审问。

刑侦组的组长是一位跟王狗年龄相仿的男子，面色冷峻地递过证件，并进行了简短的例行介绍。狗师傅觉得先对他进行盘问，确实是不错的破案思路，显得很专业，只不过这态度就有点不近人情了。加之过早起床，此刻惊魂初定，不耐烦地说道：“田誉组长，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，快点放我走，上午还有面试”。

田誉依旧神色不改，只是自顾自的抛出问题。很快王狗就明白了他审案的思路，无非是想要先确定自己与被害女性之间是否存在关系。反正也根本不认识，于是主动从实招来，把自己过去读书在哪儿，工作在哪儿，为什么来的江宁，来了的这几天在干嘛，一股脑全都说出来。

经过几个小时的核实之后，基本相信了王苟没有撒谎，他与被害人之间确实没有瓜葛。田誉的面色有所缓和，皮笑肉不笑的递过来一盒盒饭，自己拿着另外一盒坐在王狗的对面吃了起来。这个举动在王苟看来，算是略含歉意的友善，他觉得这个探长虽然非常讨厌，但应该也不是什么坏人。

其实，笔录做到这里，本可以放王苟回家了。只不过田誉觉得，眼前这个男人很奇怪，从刚开始不配合工作突然变得非常配合，并且根本不需要刻意提问，仿佛完全看穿了自己的心里，总可以提前给出满意的答案。他实在想不通，这样一位人物会丢了工作，住在一个小破面馆里。尤其是案发现场“春花雨下”四个

大字，很难不让联想到这是一起“高智商”犯罪。

人有的时候其实只是被自己蒙蔽了。田组长全心投入案件中，早已忘了别人一进来就说过的话：赶着时间去面试，才是王苟急于配合的原因。

眼下到了中午，面试的事已经黄了。本来深感郁闷的王狗反倒不着急了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在吃了盒饭后甚至觉得他和田誉之间的恩怨已经购销了一大半。毕竟这位探长确实是心系工作，而且对于鲜活的生命而言，自己区区一个工作的机会算不了什么。他恢复了往日的神采，用戏谑的口吻说道：“田兄弟，晚上这边有地方洗澡吗？能包我几天食宿？”。

田组长一本正经：“想洗澡的话我可以带你去，下午有专门的刑侦顾问跟你聊聊，没问题的话你就不用过夜了”。王狗想趁机要回自己的手机，还是被田誉拒绝，只是再一次保证下午问完就让他走。

路过的其他同事打声招呼都去午休了，只在隔壁房间留了几个值班的。王狗看了一眼田誉，田誉看了一眼王狗。王狗又看了一眼田誉，田誉再看了一眼王狗。终于，田组长开口了：“我中午在这里看着你，你可以趴着休息会儿”。

王狗怒道：“只有狗才趴着休息”。哪想到田誉居然认真反驳：“人也趴着睡觉，有时候我们工作特殊还只能站着睡觉”。

男人不能一直在调上，不然也会和从不着调的一样没人喜欢。这是王狗认识田誉这半天来最大的感悟。

他话锋一转，悠悠的说道：“我觉得很不公平”。

田誉赶忙问：“哪里不公平”。

王狗：“你拿了我的手机”。田誉二话不说，掏出你的手机在桌子上面一放，表示这一个中午他也不玩手机，就在这里陪王狗干耗。

.....

终于，随着一阵敲门声叫走了田誉，二人这个漫长而煎熬的春日午后结束了。王苟知道专家顾问已经到来，很快就要迎接更有意思的审问，他觉得这边的面试实在是比错过的那种面试有意思的多，同时还在不由自主的思考案发的场景，希望能对破案有所帮助，体内的肾上腺素和内啡肽在疯狂分泌，这是一种高级的愉悦。

直到见到刑侦顾问的第一眼，就跟看不懂英语六级考试的作文题目一样，让

他不再有思维的火花，只想提早交卷。正是江宁王狗最不想见到的女人：江信来。一旁的田誉殷勤的为她拉好凳子，自己却只是在凳子右后方站着，全没有了刑侦组长的派头，只像是这姑娘的小跟班。他依旧没有语气的对王苟说道：“这位是心理学、数学双博士，我们的特别顾问。接下来请你放松，诚实作答”。

王狗闭上眼睛不说话，既然是她来审问，自己肯定很快就可以出去，只是一点也高兴不起来，因为刚才想好的一通分析好像已经没有发表的必要了。江信来依旧是神情淡泊、目光清冷，不过语气倒显轻柔：“王苟先生，你为什么会半夜出现在案发现场呢”。

“睡不着，散步”。王狗有气无力，头都不抬，闭着眼睛回答。

“为什么睡不着？”。

如果换做是别人来问，狗师傅可能会把面试的事说清楚，但此刻面对这个智商远在自己之上的少女，他提不起任何兴致，应付的说：“睡不着就是睡不着，哪有那么多原因”。

江信来知道王狗不想配合，莞尔一笑，转头对田誉道：“田组长，短短半天的时间这位先生的资料就被核查清楚，以你们的能力其实已知其无辜，大可不必再请我来”，又道：“不过你的疑问我倒刚好可以解答，王狗住在面馆的事是真的，而且住进去的原因我也知晓，并非蓄意，纯属偶然”。

说罢，似笑非笑的对王狗问道：“狗同学，工作找好了吗？”。边上的田誉早就见识过这位少女的厉害，平日里对她也是钦慕的五体投地，但两个人短短的几句对话何以得出这么多的信息，实在有点云里雾里。王狗生怕少女再把当日二人相识的事重新说一遍，并未先回答她的问题，转而对田誉解释：“我们是校友，曾经在面馆偶遇，所以她恰好知情”。

又对少女道：“我好不容易挑着一个满意的，本该上午得手，全赖田组长把我关在这里，现在工作没了”。田誉让江信来跑一趟，虽然多半是为了工作，但总有一点自己的私心。王苟早就发现这位刑侦组长在这位美丽少女面前有些反常，觉得自己今天不仅丢了工作还当了僚机，非得敲一下竹竿不可。

随即突然睁开双眼，冲着田誉说道：“田组长，你要怎么补偿我”。田誉连忙回答：“正好下班时间，一起吃饭，再开车送你回去，面试的事我可以出面解释”，又对少女道：“让信来跑一趟辛苦了，顺便请你一起”。王狗听完这话更添恼火，

心想：你这家伙审案子呆头呆脑，追起女人来反应却是很快。不过既有免费的晚餐，何苦不蹭，只阴阳怪气：“哼，田组长可真会做人”。田誉尴尬的笑了笑，起身将二人迎出了屋外。

三人成行，前面两位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，可怜王狗默默的跟在身后一句话也插不了。直到车上，少女顺理成章的被请到了副驾，后排还是独留一人。田誉侧身对少女说道：“信来，晚上想吃什么？”。

人可以当小丑，但绝不能当空气。王狗大声叫到：“晚上不是给我赔罪吗？”。田誉一时语塞，信来马上接过话茬：“田组长反正都要送我们，不如就去神探皮肚面吧，狗同学就住那儿，我离那边也不远可以自己走回去”。王狗叹了口气，表示刚才拿回手机看到林身堂留的简讯，因为那附近出了命案，夜里都怕不安全，生意也不好做。所以把王狗的行李整理好放到边上小卖部，让他方便时候自取，就暂时歇业了。

狗师傅不想放过任何一个调侃田誉的机会，略带忧伤的说道：“田组长，你们不快点破案，人家生意都没得做咯”。江信来知道在嘴巴上田誉不是王狗的对手，像是打掩护一般，又接过话茬：“还是去那边附近吧，先让狗同学取了行李”。

被王狗接连讽刺后一路沉默的田誉，终于等三人安顿在饭店时才开了口：“信来，今天请你，并非只因为王苟先生一个人这么简单。这次的案情很严重，影响极为恶劣。我们经过半天的分析讨论，根本没有头绪，所有人都害怕是高智商犯罪，更害怕这只是暂时的第一起”。他很不擅长说这么多话，中间喝了几次水，才接着道：“作为顾问，给我们上课以来，所有人都对你的才智叹服不已。眼下希望你能介入，协助破案”。江信来意味深长的笑了笑：“就算你不说，我也要管的”。

两人约好明日在单位碰头再进一步细聊，也都各怀心事，陷入了沉默。除了王狗之外，本就没有人是为了吃饭，草草结束，信来坚持自己走回去，田誉在买过单之后也就开车离开了。

.....

信来独自走了几百米，终于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，边走边说：“你找好住的地方了吗？如果刚好跟我顺路，我们可以并排走，用不着一直跟在我后面”。

王苟只回答：“没有找”。

“那你有事？”。

“有事”。

她停下了脚步，轻声道：“什么事？”。

“我想了好久，足足有一顿饭那么久”，“我想在你这里找一份工作”。

“什么工作？”。

“当你的助理，破案”。

少女笑了，第一次觉得这个男人有一点可爱，明明浑身透着世俗，却又那么不切实际。她伸出右手，比了个“三”：“你有3次机会，给我1个理由”。

王苟不假思索，他早就想好了说辞：“我会开车，还可以拎包拿材料，一米八多的个头就算遇到危险，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你”。

话音未落，少女的手指变成了“二”，说道：“我自己也会开车，而且还没天真到认为危险到来时可以依靠你，这个刚认识的男人”，“你还有两次机会”。

这一次王苟陷入了思考，足足有几分钟后，终于再次开口：“我也喜欢吃面”。

江信来的回复还是一样快：“这个答案很不错，只在店里一面之缘，就推理出我喜欢吃面，而且有共同的爱好确实可以拉近人与人的关系。不过你知道的，我不需要一个聪明人，在这个方面我很自信”。她接着说：“还剩下1次”，不过不再比划，把手伸回了口袋。

夜幕之下，王苟已经看不清眼前这个姑娘清秀的脸盘，只是盯着她的双眼：“我想要一个机会”。

“这不是一个机会，就算破了案子，你的人生并不能因此改变，到了你这个年纪，难道还能做神探的梦吗？”。

“不是改变人生的机会”。

“那是什么？”。

“一个喜欢的机会。亲眼目睹了这个案件，我很兴奋，我想要解开这个谜团。我知道我的一生注定平庸度过，也知道我已经不再年轻，但我也还是想要有一次，即使一次，能做自己喜欢的事”。

喜欢比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理由都要打动人。江信来虽然聪慧异禀，但不过是二十出头的少女，她能感到同情，终于点了点头：“我喜欢诚实的男人”。又丢过来一张饭卡和一根钥匙：“校园卡你很熟悉，刷我的吃饭。我家有独立的地下室，

你不嫌弃的话就先暂住，方便随时叫你，对外就说你是我的助理兼司机”，又笑着说道：“你找工作的老传统了，包食宿，没有工资”。

王苟觉得自己慢慢变得真正的勇敢，他第一次追求到了真实想要做的事。但此刻心情却是说不上来的复杂，确定了明早出行的时间后，就匆匆钻进了大别墅的地下室。江信来不知道，她的‘不嫌弃就先暂住’却是别人工作以来最好的居住环境。

透过天井，王苟呆呆的向外望去。富人区的外墙华灯已上，仿佛这才是夜色该有的模样；露重雾浓，江宁的春夜看不到一点星星。